

恋情少女

世界名著·爱的故事



世界名著·爱的故事

恋 情 少 女

〔英〕卡德兰著·水 湄译

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

责任编辑：刘文新

封面设计：林子

出界名著·爱的故事

恋 情 少 女

〔英〕卡德兰 著 水 涓译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哈尔滨道里地段街175号）

重慶寶得利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·印张4 8/16

字数：92,300

1994年7月第1版 1994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000

ISBN7-207-00528-8/I·91

定价：3.85元

第一章 一八〇二年

一位绅士驾着马车，走在一条崎岖坎坷的路上。他那双垂着流苏的漂亮马靴此刻渗进了无数砂砾。

他喃喃诅咒着，懊悔起先就不该转错弯，后来一个车轮偏偏又扭歪了，行程便一再耽搁了。

而这一切又全是自己的错，怪不得别人。

离开伦敦的时候就错过了时间，动身前夕，他和一位金发尤物共渡良宵。美人的魅力令他神魂颠倒，连明早的长途旅行都忘得一干二净。

他只好快马加鞭，把刚上缰的栗马累坏了，但即使这样，还是赶不到预定的歇脚地点。第二天晚上，他才在晚得离谱的时间到达朋友家。

为了礼貌，他不便一大早吃了早饭便上路。事实上，继续赶路前还得检视马匹，又不得不和俗不可耐的主人女儿搭讪，因为耗掉了不少时间。

他朝着一条捷径走，想赶紧赶到目的地，结果，他发现这不但是个小错误，简直就铸成了大错。

就在他以最快速度，沿着窄路飞驰时，突然迎面驶来一辆驿马车，两车就在死角相撞了。

尽管他凭着高超的技巧避免和车头相撞，车轮还是免不了插进驿马车轮里，这下子可就再也动不了了。

这么一来，他只好接受对方车夫的指引，留下马夫和马车，步行到附近的梅尔山庄求援。

走了没多久，他就发现自己走在一条破烂不堪的旧车路上。这条路荒废的程度，据他看来，起码有一百年没人修整了。

不过四周的景致倒确实美如仙境，路边杜鹃、山茶、紫丁香开遍，迎风摇曳。但他一心恋念着车子和行程，所以一点闲情逸致都没有。

他只顾跨着大步赶路，又老担心着会不会下雨，万一下雨这一带非成水乡泽国不成，这次旅程可就泡汤了。还好，转个弯，就看到梅尔山庄矗立眼前。

这栋山庄乍见之下，毫不引人。

“这是古典的都铎式建筑。”绅士想。

整座建筑都爬满了蔓藤，几乎令人分辨不出来。

屋前有一块空地，显然经过整理，不过整个破落残缺的景象可谓与车路不分轩轻。屋旁一丛花树，鲜花怒放，相形之下，更显得房子古老、陈旧。

他发觉靠近房顶的窗户有不少是用木板或纸板镶成的。

关着的前门看来极需重新上漆，重重藤蔓里，隐约可见门铃及门环。看得出它们一度光耀灿烂过，现在却又破又黑。

他按按门铃，没人应门，也许屋主出远门了？但又不甘心就此放弃，决心到后门试试。

绕着年代久远的红色围墙往后门走时，他从裂缝里瞥见两个人，正在一个与厨房相通的角落里干活儿。

“这下有希望了。”他想。

他向其中一个人走过去。那人头戴一顶遮阳帽，身穿一件褪色的棉布衫，是个女孩。

她正好弯下腰，朝着刚才挖松的地里播种。

绅士走过去，严肃地说：

“我可不可以和屋主谈谈？前面没有人应门。”

她惊讶的挺直了背脊，呆呆的望着他。他看到一张姣好可爱的脸庞。一对惊异的大眼睛在帽子的阴影下看来更大，更蓝，蓝得就像屋前草丛中的长春花，清新明亮。

她怔了好一会儿才能出声。她的声音柔美动人，教养良好。

“啊！真抱歉！门铃坏了，安妮又在厨房里忙，大概什么也听不见。”

绅士知道自己误会了对方的身分，就下意识的挪挪帽子。

“现在我可以和主人谈话了吗？”

“您尽管说吧！”她直截了当的说。

“我是专程来这儿求援的。我的车子困在距这儿四分之一哩的路上。我急着找个修车子的。”

“没人受伤吧？”女孩立刻问。

“还好没那么糟，不过车子却走不了了。当时我急着赶路。”他看出女孩脸上流露出一种欣羡的神色，便加重了语气。

“我叫查斯特——查斯特·艾杰上校。”

“我是潘克登·潘朵娜，这儿就是潘克登梅尔山庄。”她似乎真的受到了惊吓，呆呆的盯着他。

“我想，这大概是那位有趣的车夫告诉我的地方。”

“是不是雷德？”

“没错！就是他！”他表示同意。

“要是你为他操心的话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他和车子一点事也没有。”他带点讽刺的说。

潘朵娜脸红了，她低下头把篮里的种子播完，然后离开上校，向另外那个正在工作的男人走去。

“亚当，这位绅士要请班杰明帮他修车子，你知道他在那里吗？”

他听了这话，把锄头往土里一插，朝她走来。

“您是要找班杰明吗？潘朵娜小姐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他八成在贾维斯农庄。”

“你可以把他找来吗？告诉他，有个绅士出了车祸。”

“去农庄得花点工夫呢！”

“你可以驾车去，不过贝西今早才出过门，你可得开慢点，它已经老得经不起一天两趟的来回奔波了。”

“是，我知道，小姐。”说完又慢条斯理的收拾锄具。

上校不耐烦的跺跺脚，很想告诉他们自己有多焦急，但又忍了下去。

“班杰明大概要一了钟头才赶得来。”潘朵娜说，“您要不要先把马牵到马厩里？轮子要是弯得厉害，班杰明还得把

它送到店里去修呢！”

“店在那里？”查斯特上校仿佛听到了坏消息。

“在村子的另一头！”

“哦！我就知道！”

潘朵娜忍不住笑起来。

“我怕您会发现潘克登和约克郡其他的地方一样，人们的办事能力还过得去，就是效率太差了。”

上校从背心口袋掏出怀表，看了看说：

“现在三点半了，你想从这儿到克尔毕城堡要多久？”

“我不太清楚。”潘朵娜答。“要想起码要七个小时。”

她知道克尔毕堡就是约克郡劳特莱郡主，克尔毕伯爵的官邸。

“看来，我来不及赶到那儿了。”

“这附近有客栈吗？”上校又问。

“没有适合您住的，何况还得安置您的马。”

上校满怀怒气的瞪着她，仿佛都该怪她，都是她的错。

两个人呆站了一会儿，突然他笑了起来，僵硬的表情消失了。

潘朵娜起先认为他专横又冷酷，现在才觉得他也有动人的一面。

其实她一眼看到她，就情不自禁地欣赏他。

她从没想过居然会有这种男人——举止优雅，气概十足。

系在他领口的白领结手工细致，领口紧围着方下巴的衬衫是最时髦的款式，肩上的灰色流苏优雅新颖；他手上拿帽子，梳着一个威尔斯王子头。

她下意识的为自己褴褛的衣着自惭形秽，那简直不能和他的华贵相比。

她一面想着，一面害羞的说：

“如果您想安置马匹，我们的马厩刚好空着。目前我们只有贝西可用，而这个时候它多半在田里作活。”

“但愿我没给你添什么麻烦！”上校答。“而且我也不希望为了找一个修车匠，耽误太多时间。”

潘朵娜没有回答。

他怕她不了解，所以说得直截了当。

然后他随着潘朵娜朝马厩走去。

马厩的确乏人整理，破损不堪，屋顶有些破洞，显然会漏雨。

潘朵娜推开一扇门。

看得出这里以前一定养过不少马。

马棚还算完整，不过灰尘密布，污秽不堪，栏杆上结满了蜘蛛网。

“您的马车是两匹马拉的那种吗？”潘朵娜问。

“不，是四匹马拉的轻便车。”

她的眼睛一下子闪出光芒。

“我从没搭过四匹马拉的车子，跑起来好快，一定很过瘾！”

“不一定，尤其是你孤独又狼狈的赶车时更没意思。”他知道自己说话有欠忠厚，却情不自禁的为耽误掉的时间，完全由自己惹出来的车祸而生闷气。

他实在不该离开大马路，更不应在乡间小径上奔驰。但

光这么想也无补于事，当务之急是怎么料理这些棘手的事，其实，他还该庆幸能在这种地方找到修车匠。

起码这个破马厩还容得下四匹马，没被旧家具、行李箱、木材堆满。

“亚当会为您带点草料回来。”潘朵娜说。“您的马不见得会舒服，不过总可休息休息。”

“您已经太慷慨仁慈了，潘朵娜小姐，我十分感激。”

“您去牵马之前，要不要来点饮料，苹果酒……”她说，“这儿有苹果酒和茶，任您选择。”

“我想一杯苹果酒也许比较管用。”上校礼貌的回答。

潘朵娜带他朝前面走去。

上校与潘朵娜并肩走时，发现她虽然衣着褴褛，朴实无华，却轻柔典雅，自有一分风韵。

前天晚上，那位主人家的女儿又胖又俗，真不愧是个“蠢货”。想到她，就不觉格外思念那位耽误自己行程的尤物来。

与其说潘朵娜在走路，倒不如说她像一朵飘浮的云。

她由前门跨入一个冷冷清清的屋里，顺手卸下帽子，动作娴熟得像男人进屋就要除帽一样。查斯特看在眼里，愈发觉得她可爱得像一朵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。

他从没看过那么优雅迷人的头发，就跟照亮整个厅堂的阳光一般明丽动人。

她的脸庞白里透红，恍若杏花，娇憨可人。

她细长的脖子轻巧柔美的动了动，就跟她做别的事一样娇媚。

她似喜似嗔的对他说：

“您不介意先在客厅待一会儿吧？我为您倒杯苹果酒来。”

“真希望我没给你带来太多麻烦，潘朵娜小姐。”

“这算不了什么麻烦。”她边说边打开客厅的门。

上校进了客厅，骤然觉得自己变得好高大，肩膀也特别壮硕。

潘朵娜朝厨房走去。

这栋屋子至少需要一打仆人才够。现在对潘朵娜或安妮来说，都可称作“无可救药的宽大”。唯一补救的办法就是把不常用的房间上锁，以便维持其他房间的清洁。

潘朵娜来到厨房，果然看到安妮正在烤面包。

“潘朵娜小姐，您的茶还没煮好。”安妮头也不抬的说。

“我想我知道您要什么，是不是要块熟面包皮什么的？”

“你可弄错了，安妮，我要一瓶苹果酒。”

“苹果酒？”安妮叫了起来。“要是亚当知道中午有苹果酒好喝，不乐昏头才怪！”

“不是给亚当喝的。”她边说边从橱柜里拿出酒瓶酒杯。

“我们有一位客人！”

“一位客人？”安妮又叫了。“真奇了！他是牧师？”

“不，安妮，他是你见过的人当中，最有气派的一位绅士。他的马车撞上了雷德的驿马车。”

“我敢打赌，那个懒骨头一定又像平常一样在车上打盹。”安妮扯开嗓门说，“他们凭什么让他驾车？他连方向都搞不清。”

“马自己知道该怎么走回来的。”潘朵娜笑了，“而且，我直觉是这位绅士跑得太快了！”

“绅士应该不是这副德性才对，”安妮说，“你父亲在世时，我常跟他这么说。”

“爸爸难得有几匹好马让他骑。”潘朵娜回答。

她的声音哽咽，眼睛湿润。父亲去世五个月了，每次一提他，潘朵娜总是心酸酸的。

他走到厨房旁边的冷冻储藏室，其实已没多少食物了。

祖父还在的时候，这儿摆满了大碗大碗的乳酪，大块大块的牛油和满篮满筐的鸡蛋，而现在只有几个安妮当宝贝的鸡蛋，不是特别节日还不能吃呢！另外有一瓶牛奶，是安妮每天上午到邻近农庄要来的。在大理石板下面有三坛自己酿的苹果酒。

父亲常说那是亚当的薪水之一。安妮却嗤之以鼻，认为他们供应不起。潘朵娜还是坚持应该给亚当喝。

坛子才刚封好，她打开一坛，小心翼翼的倒到酒瓶里。

她把酒瓶带回厨房，搁进安妮端着的银盘里，上面已经放了两个酒杯。

“前两天我才把这些银器擦好，看样子我可是做对了。”安妮说。“我老是拖着没动手，后来实在看不过去了，才擦干净的。”

“我相信客人一定会注意到它们有多亮。”

事实上，她觉得梅尔山庄不可能有任何事会引起上校的关注。

不过，她还是为了有客来访而兴奋。因为在这段时间她

看到的人只有安妮和亚当。以前她老藉故跑到王冠村或羽毛村去，就是想找约劳或布莱克他们聊聊天。

走回客厅时，她一路想着，不晓得自己看起来是什么模样？要不要换件衣服再去见上校？

随即又警告自己，查斯特上校绝对不会注意自己的。虽然他一直表现得斯文谦虚，也不过为了礼貌的缘故。

“很显然的，他以自己显要的地位为荣。”潘朵娜想。“我猜他一定很有钱。有钱人总以为全世界的人都是为他而生。”

她把苹果酒端进客厅，上校就站在敞开的窗前，俯视那杂草丛生的庭院。

庭院四周都是田地，田地尽头是一座小森林。越过森林是零零落落，此时彼落的村庄，点缀在遥远枯寒的山坡上。

“潘朵娜小姐，在这儿的的确可以看到一些优美的风景。”上校在她靠近时，对她说。

“我爱这儿的一切！”潘朵娜说。“而且，除了这儿，我也没看过多少别的地方。”

“你生下来就住这儿吗？”

“嗯！从伊莉莎白时代开始，潘克登家族就定居在这儿，从没出过什么伟大旅行家之类的人物。”

上校笑了，啜了一口苹果酒。

“听你的口气，好像你很想出去旅行似的。”

“我是很想！”潘朵娜答。“尤其是现在战争结束了，一定有很多人想出外旅行。以前人们的行动受到战争限制，现在一定不会了。”

“没错！”上校同意。“不过，像我这种过惯军旅生活的人，倒宁愿待在家。”

“你们和敌人面对面交战过吗？”

“有一阵子，”上校答，“我还去过印度，参加那边的战役。”

“那一定很刺激！”显然的，潘朵娜的兴趣来了。“真的，我好希望听听有关印度的事情。东方，多么迷人的地方啊！也许是我知道的东西太少了，所以才特别想往吧！”

“印度有许多地方的确很迷人。不过，那儿也很热，再加上战争，实在令人不好过。”他淡淡的说。

潘朵娜觉得他仿佛没兴趣跟她说这些。

整个气氛似乎僵住了。上校把杯子放回盘里。

“谢谢你的苹果酒，实在很可口。现在我该依你的建议，在修车匠修好车子以前，让马儿在马厩休息休息。”

“实在抱歉。亚当总是要花个大半天才到得了贾维斯农庄。”潘朵娜抱歉地说，又瞄了一下时钟。

“我猜想…您的车轮可能…没法在晚餐前休好…不知您愿不愿意…在赶路前…吃点什么…”

她有点犹豫，因为她担心自己能提供什么食物。

上校也犹豫起来，回答说：

“我给你带来太多麻烦了，潘朵娜小姐，也许这有什么旅馆，餐厅之类的地方吧？”

“那边只有面包和酪饼！”娜潘朵说。“我敢担保，安妮做的可比那些棒，当然还是比不上您平常吃的。”

“身为一位军人，你可以相信我，我不见得向来都吃得

很合意！”上校笑着说。“潘朵娜小姐，我倒以能在又长又累的旅行之前，接受你的款待为乐呢！”

“好吧，我们尽力就是。不过，还是要请您多包涵、包涵。”

“我保证感激不尽！”

潘朵娜看着他走向车路，才离开客厅，跑向厨房。

“快！快！快点！”她喊着。“他马上要回来吃饭，还有一个马夫！”

“吃饭？潘朵娜小姐，您在说些什么呀？”

“查斯特上校回去牵马，准备把它们拴在马厩里。”潘朵娜说，“亚当驾车到贾维斯那儿找班杰明。班杰明这个人，你也知道，他是快不了的！”

您是说，要我准备晚饭是吧？不过，用什么来做呢？潘朵娜小姐。”

潘朵娜摊摊手，耸耸肩。

“屋里总有点吃的东西吧？安妮。”

“除了明天中午要吃的一小块羊肉外，还有鸡蛋，潘朵娜小姐，除此之外，我再也想不出什么了。”

潘朵娜跑到储藏室门口，绝望的打量一番，忽然，她叫了起来。

“有只兔子！安妮！亚当跟我说过，他在一个陷阱里捉到的。他把它带回来喂狗。哇！这总比什么都没有来得好。”

“天晓得！喂狗吃！他铁是准备自己吃。这头贪吃猪，我们都要饿死了。”

“亚当毕竟工作卖力，也得给他些东西吃呀！”

“可是，他总不能吃我们的兔子！”安妮反驳。

“只要还有多的，多给他一些总是好。”潘朵娜婉转的说。“何况那个陷阱是他自己造的，不管捉到什么都该属于他。我们不能据为己有。”

“我不跟你争了！”安妮说。“我是亚当一直在干这种勾当，屋里一定还藏了其他东西。”

“在这个节令……”潘朵娜本想说下去，又觉得跟安妮讲也没用。虽然安妮是土生土长的乡下人，却始终认为万物都不该有四季之分，应象鸟类一样不停繁殖生长，没什么淡季、旺季可言。

所以，她总认为也不该有什么季节妨碍她储藏鸽子、野兔这类食物。

潘朵娜把兔子递给安妮。安妮一把搁在桌上，兔子虽小，倒也够吃一餐，除非那个家伙饿得不得了。

“这是鸡蛋，安妮，可是炒个蛋。”

“我的蛋要被你用完了！”安妮恐吓的大叫。“那是我俩一个礼拜的分量呢！”

“我待会再到鸡窝里找找，”潘朵娜安抚她，“我再上园里瞧瞧，看看还有什么蔬菜。”

她走到门口打量一番。

“好棒！南边墙头还有些葡萄，可以用来当饭后水果。还有，我知道你还藏了些乳酪。”

“我只好说，下个礼拜我们得捱饿了，潘朵娜小姐。”安妮在抱怨。

“我们可以另外想办法。”潘朵娜笑着走向园里。

她有忙不完的事等着她。

等查斯特上校回来时，她已累得喘不过气来了。

查斯特上校牵着两匹马走回来，他的马夫跟在他身后，也牵着两匹马。

潘朵娜一看到他们，立即把一切烦恼抛诸脑后。她从没看到这么雄壮俊逸的马队。整个行列搭配得完美无瑕，令人激赏。

那些马有浓密的鬃毛，长长的马尾，全身栗色的毛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潘朵娜几乎以为它们是从乔治史杜伯的画里走出的马。

上校领头，一行人走向马厩。潘朵娜尾随在后，看见上校的马夫穿了一件漂亮的制服，银钮扣上还有一枚纹章。

“詹森，我想这儿一定还有些干草。不过，该供我们草料的，却驾车去找修车匠了。”

詹森还来不及回答他这带有权威性的话语，潘朵娜就插嘴道：

“就在最后一个马棚里，我去拿来。”

“不！千万别这样！”上校连忙说，“你只要告诉詹森在那儿，他就会去拿。”

她知道这话不但是回答她，也是下命令给詹森。她不再答话，迳自朝后头走去，那儿有一堆给贝西当冬天铺盖用的干草，是邻村一个小孩送的。

“就在这儿。”潘朵娜说。

“谢啦！小姐。我来办就得个。马不需要太多草，而且